



愉頤度曲

梁君度

國畫技法中的水韻與哲學思辨

在中國畫中，水法是重要的技法。古代繪畫水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隨著繪畫藝術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的，水法也逐漸豐富和多樣化。到了唐宋時期，隨著繪畫技法的不斷成熟和畫家們對自然觀察的深入，水法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和創新。

中國水墨畫中的水法，是以水為媒駕馭墨韻的核心技法。畫家通過調控水的乾濕流動，令墨色在宣紙上滲透交融，於虛實間構建層次與空間。這一技法體系不僅蘊含技法智慧，更深植道家「以柔克剛」的哲學思辨。正如《道德經》所言：「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水以無形之姿統御有形之墨，清代李鱓「水為筆墨之橋」的論斷，正揭示其貫通形神的樞紐作用。

宋代米芾的「米點皴」將破水法推向高峰。其以清水破未乾墨點，令山巒間暈染出空濛雨霧，恰合蘇軾「山色空濛雨亦奇」的詩境。明代徐渭更將此法提煉為寫意精神，《墨葡萄圖》中葉片邊緣經水破後的氤氳墨韻，踐行其「捨形悅影」的藝術宣言。至唐代王洽

首創潑水法，《歷代名畫記》載其「腳蹙手抹」間化墨跡為雲水，唐寅在《落霞孤鶩圖》中以溫水研墨潑染江流，使靜態畫面暗含濤聲。

漬水法的乾澀肌理，在元代倪瓚筆下升華為文人風骨。《容膝齋圖》中山石以淡墨乾皴，飛白處似有山風穿行，踐行「逸筆草草」的寫心傳統。清代饒寶澂獨創漬染積墨，《千岩萬壑圖》中山體經七染八漬仍顯通透，將「黑裏」風格的渾厚推向極致。五代董源則以積水法捕捉江南煙水，《瀟湘圖》中汀渚墨色漸變如晨霧漫漶，齊白石承此精魄，在《荷花蜻蜓圖》中以半乾墨漬擬荷葉露光，令水墨煥發生機。

水墨之變從未停滯，張大千取敦煌重彩入潑墨，《峨眉金頂圖》中石青石綠隨水勢流淌，在抽象與具象間架起橋樑。香港畫家何海瑤早年研習水彩，其後拜入嶺南畫派大師楊善深先生門下。有著水彩畫的根底，海瑤的作品都發揮著充滿嶺南韻味的水法技巧。這種古今交融印證了水法的永恒生命力——既是天人合一的傳統哲思載體，亦是藝術家與自然對話的永恒媒介。



姚瑤雅音

姚珏

音樂賦能新文旅

上周，香港首次舉辦「暑期拜羅伊特和薩爾茨堡豪華之旅（10天）3場歌劇、7場音樂會」為例，不含機票簽證費用竟需要六七萬元人民幣，可見「音樂+文旅」大有市場。

香港如今由治及興，各方面都積極向好，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在香港旅遊發展論壇上表示，疫情後的香港旅遊市場復甦強勁，2024年到訪香港的旅客就有31%的增長，今年第一季度錄得約1,220萬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9%，創出疫情後的新高。人氣高漲，中外精品的文化演出也在香港精彩紛呈，但是這些演出如何更好地做好宣傳，賦能文旅，吸引內地和海外遊客來真正體驗音樂和文化，這中間其實還大有文章可做。我上周講過5月16日、17日，我們香港弦樂團邀請俄羅斯鮑羅丁四重奏，將會在文化中心舉行兩場系列音樂會。這個有80年歷史的組合是當今世界最頂尖的室內樂組合，他們也將首次和香港的青年音樂家合作，舉辦大師班，並和香港基層孩子交流。這些活動如果能更多的市民和遊客通過文旅的設計深度參與體驗，相信也能加深對香港融合中西的感受和喜愛。

音樂賦能新文旅，更重要的一點是還能促進民心溝通，加深國際的交往合作，最近香港大學教授李成提出香港是因文明交匯而生的城市，因文明對話而興盛。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下，香港在推進中外民間交往方面有很大的優勢。我很認同，期待香港借力音樂賦能新文旅能更好地成為文化使者。

上周，香港首次舉辦「暑期拜羅伊特和薩爾茨堡豪華之旅（10天）3場歌劇、7場音樂會」為例，不含機票簽證費用竟需要六七萬元人民幣，可見「音樂+文旅」大有市場。

香港如今由治及興，各方面都積極向好，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在香港旅遊發展論壇上表示，疫情後的香港旅遊市場復甦強勁，2024年到訪香港的旅客就有31%的增長，今年第一季度錄得約1,220萬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9%，創出疫情後的新高。人氣高漲，中外精品的文化演出也在香港精彩紛呈，但是這些演出如何更好地做好宣傳，賦能文旅，吸引內地和海外遊客來真正體驗音樂和文化，這中間其實還大有文章可做。我上周講過5月16日、17日，我們香港弦樂團邀請俄羅斯鮑羅丁四重奏，將會在文化中心舉行兩場系列音樂會。這個有80年歷史的組合是當今世界最頂尖的室內樂組合，他們也將首次和香港的青年音樂家合作，舉辦大師班，並和香港基層孩子交流。這些活動如果能更多的市民和遊客通過文旅的設計深度參與體驗，相信也能加深對香港融合中西的感受和喜愛。

音樂賦能新文旅，更重要的一點是還能促進民心溝通，加深國際的交往合作，最近香港大學教授李成提出香港是因文明交匯而生的城市，因文明對話而興盛。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下，香港在推進中外民間交往方面有很大的優勢。我很認同，期待香港借力音樂賦能新文旅能更好地成為文化使者。



水過留痕

少爺兵

綜藝節目是人品的照妖鏡

很多人指電視台攝製的綜藝節目是人品最佳的「照妖鏡」，表面上是說參與綜藝節目的演藝人，其實是比喻一些人的性格，有在節目裏表現出「自我」或「自私」一面的演藝人，也有人為了「贏」不擇手段在語言間貶低別人而觸怒「局外人」，還有節目組為吸引觀眾眼球而作出「不公平」的操作等等，都是遭人詬病，但同時亦是綜藝節目之所以被追尋的因素之一。

「雖說人格的表現在綜藝節目被反映，事實上人性不外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反射條件的呈現而已。於演藝人而言，參與節目的演出，除了期待自己能憑借節目『翻紅』而『名成利就』，又可賺取出場費或節目帶來之後的『紅利』，故此就算被罵情商及智商不高遭『嫌棄』，那又如何？至於電視台，就是為種種利益如廣告、資本的投放，而炒作話題被推上『热搜』，也是他（她）們的目的所在。因為愈是多人對節目有所討論爭議，乃表示節目愈受歡迎。台前幕後『樂此不疲』。觀眾或網紅何嘗不是為他們鍾愛的演藝人發聲，大家也喜歡這樣的『氛圍』，所以凡有比賽形式的綜藝節目，就算是一年一季亦會成為焦點節目。」

有演藝人對此續說：「香港的電視台攝製的綜藝節目不多，有比賽性質的更是『少之又少』，不要怪香港演藝人北上『掘金』，內地的綜藝節目早已形形色色，給予演藝人更多的選擇去表現才藝。就算內地電視台給予的出場費不高，能圈粉愈多愈好也是不少演藝人的心中所願。很多演藝人也明白電視台所「操作」的「不公」，演藝人看能賺取利潤的份上，往往視為一種工作，擔演壞人或好人不過是配合劇本的需要而已，局外人看到的也是鏡頭前的「剪接」，有真有假。演藝人其實平日都是互相尊重，甚少有『真正腦子進了水』的，在娛樂圈混跡多年的都是『人精』，如果說話多是『不經大腦』的，這也是個人的人品問題，亦表示這情況下誰也幫不了他（她）們啊！在任何職場都是不太受歡迎的人物。」



百家廊

戴雪萍

回憶童年吃西瓜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的父親還在西砌林場當書記，手底下管着幾十號人。那時的父親正值壯年，高大俊朗、孔武有力，雖退伍多年，但部隊的優良作風在他身上絲毫不減。那時每周六的上午還要上班，下午他就步行十公里回家過周末，看望妻兒老小。

太陽跨過無遮離一抔半就要落山的時候，父親就會從鴨塘坑方向回來，我們兄妹4人常常在九如樓門口翹首以待。父親每次回來都會帶點吃的，要麼一小包糖，要麼三五個野果，都是我們極期盼的美味。那是一個酷暑的下午，我們大老遠看到他手上拎着一個沉甸甸的東西，用稻草桿子兜得扎實，猜想會不會是西瓜，因為只有集鎮上售賣的西瓜是如此綁法。走近了確認果然是，這可把我們高興壞了。

九如樓坐北朝南，背靠猴孛嶺，是祖父兩兄弟合建起來的土樓，三進四開，前兩進兩層樓，最後一進三層樓，中軸線上有大門、天井和主廳。往下傳到第三代，這樓裏已經異常熱鬧了。我的兄弟姐妹、堂兄弟堂姐妹加起來將近20人，都是五六歲到十七八歲的年紀，真是人丁興旺。那個年代物質匱乏，缺吃少穿，西瓜也是稀罕物，大家基本上都沒吃過，都圍到天井來參觀。父親向眾人宣布，西瓜先放井水裏冰鎮，你們吃完晚飯才能吃西瓜。

於是各人回各家，要麼催着父母趕緊做晚飯，要麼盛來中午的剩飯就開吃。大家特別自覺，有菜沒菜都吃得極乾脆，沒多久就又集合起來了，問可以切西瓜了嗎？父親說：「你們都吃完飯了嗎？哦都吃啦，可我還沒吃呢。得等我吃好了再來。」父親吃得慢悠悠的，小孩子們輪番到餐廳門口觀望。連福哥膽子大臉皮厚，沒一會兒就問到：「滿叔

你吃好了嗎？滿叔你怎麼吃得這麼慢？滿叔你還沒吃完啊？」父親美滋滋地抿了一口米酒，不緊不慢地放下杯子，他說樓外大坪上一片蜂窩煤曬乾了還沒疊起來呢，我得收拾完了再切西瓜。立馬幾個人嚷着願意幫忙，於是一溜煙跑出去收拾蜂窩煤，父親露出一絲得意的笑容。蜂窩煤很快就收拾好了，兩個代表爭先恐後跑進來報告。父親說你們趕緊把手洗乾淨，黑不溜秋等下怎麼吃西瓜，於是大家又一窩蜂跑去洗手。好不容易等到父親吃完了，他又衝着連福哥說：「去灶台邊把鍋刷給我取來。」鍋刷，顧名思義就是農村刷鍋的一種常用工具，鋸一段竹筒，一端保留竹節，另一端用刀劈開，不斷地劈開，使之柔韌細細。父親接過鍋刷刮下一支，又翹起二郎腿來剔牙，邊剔邊說：「哎呀我的豬還沒餵呢？餵完豬才能切西瓜。」幾個哥哥說這是小事兒，交付給他們做吧。說完就跑去廚房抱起一大桶的豬食趕着往豬圈去。

更小的孩子則蹲在木桶邊，用手指摩挲着西瓜，讓它時不時翻轉，好像井水的涼意真的就均勻沁透進去了。母親看到大家的表現，捂住臉直想笑，也幫忙催促父親：「你就趕緊去切西瓜吧，看把孩子們猴得跟啥似的！」父親站起來伸伸懶腰，臉上浮出一絲極難察覺的微笑，踱着步子出去，孩子們全都聚攏過來，脖子伸得老長。父親就在大青石板上切，那西瓜熟透了，刀口一碰，嘩啦一聲就全裂開了。那瓜兒散發出新鮮的果香，紅通通的瓤肉點綴着黑色的籽兒，少許汁水流到地上。最小的弟弟猛地吸了一下口水，但是還有大半截口水已經滴到西瓜上了。那口水清澈透亮，我至今還記得滴下去那一瞬間的情景。大家哄堂大笑，父

親連忙把沾了口水的那一面獨立切開，問這塊歸誰？都說歸小弟。父親又利索地切開兩塊大的，派給我任務送去給大伯和伯母吃。我想見證切西瓜的全過程，深怕一離開大塊的就被搶走。但又不得不執行父親的命令，我只好拿起西瓜大步流星地跑去大伯的屋子，又以極快的速度回來。父親問我偷吃沒？我喘着粗氣說絕對沒有。其實我是偷吃了，只輕輕咬了一口，時至今日我都感嘆自己怎麼能既一路狂奔又不失分寸地咬下一小口。也不知道大伯當時看出那塊西瓜上的缺口沒，不過父親似乎猜到了，只是沒有點破我的狡黠。

西瓜先切出大塊，大家都盯着大塊的，大得大明顯了，為了公平起見，父親又把切成小塊，就這樣，切到了最後每一塊都胖瘦相差無幾。沒得選，一人領一塊開心地吃起來。有的起初吃得快後面慢慢慢，有的一開始就輕輕舔又怕被哥哥們習慣性搶吃便不得不悄悄挪步到角落裏去加快咬兩口，也有人不小心把瓜瓤掉地上趕緊撿起來往衣角象徵性蹭幾下就塞進嘴裏。西瓜瓤肉沙沙的，汁液甘甜，簡直是消暑解渴的美味啊！很快大家就啃完了，連瓜皮上的白肉也所剩不多。父親說瓜皮都放桶裏等下餵豬。大家依依不捨地丟下瓜皮，用剛才那撮蜂窩煤的手抹一抹嘴巴，露出意猶未盡的笑容。

過了沒一會兒，只見父親拿着一根細竹鞭在樓門口，虛張聲勢地吼到：「兔崽子們，你們摔壞了十多個煤球，還把豬食倒到豬脖子上去了，看我不給你們加一頓竹筍炒肉。」邊說邊衝向我們，我們嚷嚷着推搡着一哄而散，從大小邊門往土樓外跑去，笑聲傳到寬闊的田野裏。

30多年過去，我始終忘不了童年第一次吃西瓜的樂趣。



美姐私語

林爽兒

羅文八十歲冥壽

月初忽然有人在小紅書找我，說他們是羅文紀念網站的朋友，要為一代歌王羅文的80歲冥壽做一個官方網站、做一個他的舞台劇《白蛇傳》（1982年上演）。這個劇能全劇問世，是由羅文姐姐向文化博物館申請當年捐贈母帶的數位版本，授權羅文紀念網站獨家播放，他們還計劃日後會製作紀念DVD。

我記得這齣舞台劇是香港第一部粵語舞台劇，羅文一直鍾情汪明荃的表演及氣質，亦喜歡米雪的俏麗聰穎，為了還舞台劇的心願，羅文獨資成立製作公司，更特別邀請黃霑寫劇本，鍾肇峰、趙文海分工打造全劇音樂，製作也特別與當年的廣東歌舞團（今日的廣東歌舞劇院）合作，採用當年最先進的圖射燈，在傳統故事的基礎上，融入現代藝術，更具有傳承的意義。這個很有水準的舞台劇，由4月8日開始已於網站中連續播放，希望更多新舊歌迷和觀眾能夠重新欣賞到羅文用心製作的水準之作，向一代歌王致敬。

少年時與他的情誼，在他成為巨星之後，其作品面世當然不會忘記我，因為當年有幸看過他所有的演出，包括《白蛇傳》在內，所以很熟悉他的舞台表演功力。當舞台劇上演之後，得到熱烈反應是意料中的事，加場更是期望中的事。如果他在此世，今年是80



● 當年在利舞臺戲院訪問羅文之後非常難得的合照。作者供圖



落地觀察

湯禎兆

《深痛導賞團》痛與癒的平衡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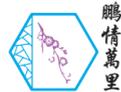
去年，《深痛導賞團》(A Real Pain) 是很多影評人心目中的最佳電影小品之一，現在終於在串流平台看到了。故事圍繞兩位截然不同的親戚——兩人因家族牽連而踏上了一段猶太家庭歷史的追尋之旅。他們的互動充滿矛盾，既有尖銳的碰撞，也有溫暖的扶持。

這是一部關於「尋根」的電影，但它的重點不在於找到某種標準化的答案，而是透過這段旅程，讓角色重新理解自己，並重新理解彼此。我最喜歡它的處理方法，是沒有賣弄創傷和情緒病，也沒有急於提供答案或解決方法。現在心理學成顯學，很多電影都會以這個主題去探討現代人的問題。但電影不是一堂理論課——好的電影，不是用對白去灌輸觀點，而是用劇情和情感，讓觀眾自己去感受、去思考。講對白要有真實性，講主題要靠情節推動——這是最低要求，但現在愈來愈少電影可以做到。《深痛導賞團》這部作品，少見地回到了這個起點，更在此基礎上做到了「恰到好處」。

《深痛導賞團》最讓人着迷的地方，是它在「創傷與癒合」、「關懷與給予空間」、「內斂與直白」之間的微妙平衡。電影不會試圖用過度煽情的方式來操控觀眾的情緒，而是以細膩的筆觸、自然的情節，讓角色的痛苦與成長緩緩展開。它不是那種靠大聲吶喊或眼淚來帶動起伏的電影，而是用一種低調卻真實的方式，兩個親戚只是時而誠實時而發瘋地進行日常的對話。電影沒有強迫你去療傷，也不為你提供標準答案，而是給你時間，陪你一起走過。

當年，謝西艾辛堡 (Jesse Eisenberg) 在《社交網絡》(The Social Network) 中飾演 Facebook 創辦人時，已令人印象深刻！他用一種冷峻的方式，演活了一個複雜的角色。而在《深痛導賞團》中，他更進一步從幕前走到幕後，成為編劇、導演與主演，用多重身份展現了他才華的全貌。

他在訪問中曾說電影本來是在蒙古進行，後來見到一些奇怪的旅行團，才結合成現在的猶太人尋根錯位之旅。看來他是值得期待的創作人。



情萬里

趙鵬飛

由夢而起

湯顯祖筆下的臨川四夢，是因情成夢、因夢成戲。夢境只是一張枱子，便於情不受約束恣意而為。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鬼、俠、仙、佛，碧落黃泉，入地升天，都只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在現代人科學研究範疇，夢是健康睡眠的一部分，有助於促進記憶和整理情緒。但頻頻發噩夢，則很有可能是身體機能出現了異常，比如心臟病、低血糖、睡眠不足、睡眠呼吸暫停、精神壓力過大。之所以談到發夢，是因為復活節假期看了張家輝自導自演的電影《贖夢》。

雙男主的故事主線，劉俊謙飾演的精神科醫生，童年不幸，喪母又家暴，長大後從事精神科醫生，希冀能治癒童年經歷給他造成的心理創傷。不過，時時發作的噩夢，卻讓他的憂鬱不斷加重。張家輝飾演的出租車司機，則是因為在任職理財分析師時貪念過甚，害得至交好友破產之後走投無路一家攜手燒炭的人間慘劇。即便他轉行開了的士，又和陳法拉飾演的妻子改名換姓希望從頭開

始，但夜夜噩夢，仍然將兩人弄得不像人鬼不似鬼。最終在駕車時精神恍惚，發生嚴重車禍，被送往精神鑒定科。至此，兩條主線交織，夢境與現實不斷疊加，展開一段互為救贖的療癒旅程。

電影散場了，燈光卻一直未亮起。整場人在片尾曲中靜默了片刻，燈光大亮，張家輝和幾位主創忽然出現在戲院裏。在和現場觀眾互動時，以個人做夢經驗編劇的張家輝，藉此袒露心跡。他說一直很欣賞港產電影中曾有過的不少驚悚片題材，加上看了一部關於睡眠障礙的紀錄片，以及自己當年拍攝電視劇《妙手仁心》有過「被鬼壓床」的經驗，由此，便萌生拍攝一部橫跨現實生活與夢境的影片，有恐怖元素、有人性解構、有因果報應，並希望能讓觀眾藉此思考，該如何面對過往執念，在和解中放過自我。觀影結束，作為觀眾，能即場與主創交流片中的諸多隱喻，機會難得。但我卻沒有發問的想法。

說實話，我不太愛看驚悚類的影視劇。對

於普通人而言，寸土寸金的香港，歷來就是一個陰宅與陽宅界線模糊的地方。三餐四季，日常煙火，情緒疊加的偶然，時空交錯的瞬間，光怪陸離的邂逅，神秘複雜的臆測，在種種機緣之下，便能藏匿在陰暗的空間裏，使陷入一段情緒裏的人備受折磨。電影用藝術的手段誇張地將夢境予以呈現，固然可以警示生活在這裏的人諸惡莫作，但電影又何嘗不是一面鏡子，讓觀影的人脫離夢境形成新的情緒累積。

《紅樓夢》成書之前又叫《風月寶鑑》，既源於書中有一段寓言式的故事，說的是賈瑞年紀輕輕愛上了不合倫理的人，結果被風月寶鑑裏紅粉骷髏的夢境給掏空了身子，早早地斷送了性命。又源於作者曹雪芹的雙重敘述結構：筆端傾注細膩豐富，竭力呈現世間繁華風月，紙背穿透幻象，直視人生色空互轉虛空本質，恰似一面風月寶鑑。《紅樓夢》暗含的宗教和哲學思考，使人常讀常新，也難怪蔣勳說：「《紅樓夢》是一部佛經。」